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北史八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凡

張安祖

王閻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陀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雋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輕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重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祭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竝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隊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善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廼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

四百二十字
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
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
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
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閻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
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
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
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
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竝附此
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雋亦附之以備節義
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
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
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
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
厲然一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
披袴一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
體跋遣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
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
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太天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

圍之乃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
云官單貧無眷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
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云又喪經斂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
德刺史守人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閭門雍睦又梁
州上言天木口一蘇人趙令安孟蘭等三司各行著
州呈認
汲固東郡樂陵人也
固曰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
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
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
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
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

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

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

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

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三百九十字
北史列傳七十三
王
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
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為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
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
百匹時有敕勸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律
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
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大和中為徐州後軍以
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孝
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
季者亦為軍校討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
逃還除立郎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干提者竝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為負外散騎常侍
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
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
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
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
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
脅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干提瞋目厲聲
責之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

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宣武襄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質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肱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肱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平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
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
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
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
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
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政圍
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
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
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
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郟蚪遣長史和安
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
文熾掩襲小彪珍寶竝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
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
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
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
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歐擊言不得終遂
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
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

世濟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

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

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

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

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

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

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

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

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

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

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

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

同居魯郡蓋徠與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

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樂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

藩邸琰以通狹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

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
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
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平
天平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
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
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
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脊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
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
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
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
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
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
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直
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
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
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
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
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

四百冊九字
感詔著作錄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冒負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棠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瑒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瑒乃苦辱之棠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至我不爲爾移志也遂

害之子敬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脩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脩於南鄭脩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脩中直兵曹榮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脩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榮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榮等禽之城降榮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

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割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漢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周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

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

四百三十一字
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鄧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
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冠從史萬歲討
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
爲齊郡督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
咸曰須待詔敕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季溝壑吾若以此獲
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旣承平日
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爲
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運豆子甌賊孫宣雅石祇闍郝孝德
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

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
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
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
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猶山須陁列八營
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皖
等衆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
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
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秦
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
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

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備摠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揚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討之往皆剋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乎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爲竇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

四百十八字
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回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開皇中爲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爲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

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云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暮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竝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暮未有變隔以

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
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
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
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
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
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
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
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忠漢未爲上計詣京師
旣而吳魏隔絕必在內國更娶生子昌忠死後爲東平相
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
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
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
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
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
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
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
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
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
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
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

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菴之上禮有倫
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
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
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
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
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
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
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社廟奉
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
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
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
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
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
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
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
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
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
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孽於禮經雖
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
令大理正竝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

四百廿六字
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
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
江督運爲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
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
請以爲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
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爲左右帝嗣
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
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
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

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說
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
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
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
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
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
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
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
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
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

四百三十四字
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
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歔常謂將士曰吾是潘邱舊
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
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
頌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
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實竝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
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
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
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

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其孝感尋起
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
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賊汚孝意清節彌厲
發姦捕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
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
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
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
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
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隋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

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
 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
 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
 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
 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
 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
 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剋經三年資
 用盡無薪徹屋而麤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
 卒飢羸為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
 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
 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瑛為
 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瑛弟幼琮為
 千牛左右字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
 論者賢之

杜松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
 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
 宜早歸降松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
 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
 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甬城中望之
 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

通守

郭世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搥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歐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列傳第七十三

北史八十五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樂善好施 敦厚

蘇淑

張華原

寶瑗

張華原

蘇淑

寶瑗

張華原

蘇淑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北史八十六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筭

寶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蘇綯
故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
 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
 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叡哲之后必致清
 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
 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
 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乂統以方牧仍
 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
 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
 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叔季
 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

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
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他竇瑋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
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
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
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
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
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
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者稱得吏人
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在政清勤經年儉
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旣馬一匹衣
一龍衣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飢儉慶
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
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
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
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
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

四百一十字
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
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
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
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
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
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
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
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
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

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竝以清白為名明帝初拜
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
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
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氏反叛以失
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二百人頌
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
以為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
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良
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

軍武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城周太守入魏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介朱榮官榮留為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介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暉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搆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

清

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如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

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一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諱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即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太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窶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與坐事爲閹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

直信不道

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人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為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

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為公仍徙封新安後為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誅畢華原歸款咸撫以因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無復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
 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
 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恭_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婿
 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
 外君居其內同心勦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
 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仁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
 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
 仕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石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
 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
 取韶乃鉞業曰卿邀名

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
 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即左右王四德董惟金竝以
 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密啟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謂讓業
 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
 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
 仁之後為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
 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進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
 政使劉西充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韶為并州刺
 史業復為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
 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

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
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
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
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
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
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言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
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
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
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
鞭擊業頭至血流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

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
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
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
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
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
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
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
號哭悲動行路詣關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
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
吏拜謁路旁自稱養麥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

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
席年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中
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為子結婚為
朝肺腑吐羅氏其子以蔭得為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
軍乃今作今世服飾綺襦紉袴吐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
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
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
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齊
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

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竝已拷伏失物家竝
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
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吏引賊者曰爾輩若
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
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
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
子賓刻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
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
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
內以避盜異州繹幕縣人成氏太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

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田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間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摠集大儒衛覲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曲且為學生及禁斷淫祠婚姻喪葬比教令儉而衷禮又蠲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

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因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非人云得人譽者非至公荅云若爾蕃余朝龍共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息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雲者其衆寺署臺案始皆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

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
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
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
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
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爲殿中
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爲縣宰以
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
欺然至廉平爲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爲成安縣令都下有
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艱綱
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
要之徒雖斯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
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
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
尉遲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
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
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
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
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

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
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
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爰
之後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
後拜柱國青州刺史靈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爲岐
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
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
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
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
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
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
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未謂天恩復垂採請
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
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
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
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
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
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
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

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
 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
 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勵風俗大改有滄陽人焦通
 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
 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
 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
 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
 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
 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
 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
 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
 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
 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
 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為南兖州刺史河陽侯為萬
 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
 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龍驤為
 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
 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
 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

史號爲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
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
軍復爲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
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
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
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
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
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
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頴
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
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
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
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
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
人稱爲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
而召見與語器之授齊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
汝南太守郡廢爲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
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饘粥湯
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

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
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
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
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
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在
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
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
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
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
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方不衰還以狀奏於是
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
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
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
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
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
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
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
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
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

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
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
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
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
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聽事晝月疫時病人或
至數百聽節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文對
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
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
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漆那得不死
病兒復差汝寺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

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
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
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
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
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
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
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
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
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
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

是直心父母

卷之二十一

七

四之三十三胡易

郎婁勦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荅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

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竝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豆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

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雷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陽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

四百九十七
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
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
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
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
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
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
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
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
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
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
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
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
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
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
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揔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
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
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
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

四百九十七字
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
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
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
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
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
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
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
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
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
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
肅會與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
綱弛紊吏多賦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
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時盜賊羣起武
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部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
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
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

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
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
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
其父母有猾人負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
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
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
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
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
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
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
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
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
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
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
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
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
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
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
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

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
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列傳第七十四

北史八十六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北史八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神

張赦提

趙霸

崔暹

邱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
 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
 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
 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
 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
 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
 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太姒巨
 猾犯義悖禮邳都甯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
 救時弊雖乖教義以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

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
 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
 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
 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
 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邳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
 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
 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邱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
 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
 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
 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

云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憚憂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爲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眞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

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
 為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
 后平生故事計長劫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内太守進爵任
 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内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
 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
 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
 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
 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惣統諸軍輿駕至
 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
 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
 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
 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
 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
 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
 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
 龍渴即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至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
 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
 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眾羌
 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
 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

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
 從姊重之踈張氏亦多所產育為兩宅別居備厚劉室由
 是二妻如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
 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
 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
 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疥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
 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
 帽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
 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
 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
 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集定長幼
 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
 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
 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李屬而猶不顯然劉氏
 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
 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
 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
 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
 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異州刺史子士勣齊受

玉山

北史列傳卷之五

五

勣音

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宣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竝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怒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而責之曰負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

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
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
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
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
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
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
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折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
匿官奴障悞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
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

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
不知是暹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暹見刺史暹默然而去
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李崇討之暹
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
義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
津縣公子璿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璿妻莊帝姊也後
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璿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邱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鎮
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爲葛榮所吞珍
入榮軍榮爲介朱榮所破珍與其餘當俱徙并州從齊神

四百三十一字
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爲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攜等解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土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與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爲建州刺史

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此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捧殺之或察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窰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

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
 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文奪棄之
 式恚卧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
 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外用大人何
 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歛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
 知之以式為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

字

自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

武藝仕周為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

司封高邑縣

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

拜晉州刺史

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

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
 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
 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
 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
 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為
 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瓛敗走為榮所執
 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為武侯將軍後除幽州總管榮
 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
 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三數流血
 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營軍命取之輒

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寬及後犯細過將
擿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者之榮曰無過尚尔況有過
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
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
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堅子何
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賜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答不
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
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
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賊穢狼籍遂
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
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
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
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用人多怨之轉幽
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
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鞠囚多以酢灌鼻或極大
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
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
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
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二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

遠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贊務有一人直豕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刻木為大楹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楹令其人蹈心於木楹上縛四支於小楹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帝征遼

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祆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鬻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

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列傳第七十五

北史八十七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北史八十八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曠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

稱遊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
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
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
北其始箕山扇其風亡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
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
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
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
而疋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
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
俗疵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
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
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
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
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
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
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
地始為超遠哉案魏書列睦夸馮亮李謐鄭脩為逸士傳
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曠徐則張文詡為隱逸傳今以
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竝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睦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

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
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
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皆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
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
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
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
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
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
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
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
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
關浩知而歎曰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
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
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遣
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
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死誰能
更容畦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
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
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曰赴會者如市無
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觀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敬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趣遂造別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夫曲盡山居之妙亮特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殮以衣幘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

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翳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歧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歧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翰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于家子蹟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子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

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

豫章王重之不巳遺蹟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
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
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
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
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
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鄒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
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
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
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
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
多勲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曠答曰一昨伏奉教書
既非怕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擊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
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
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
能赴節伏惟令玉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
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
聲鸚池播美望我清塵愆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情
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
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况復桑榆新藜藿屢
空舉燭無成穿揚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

傲虛班驥卓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怒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宣挑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僕豫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齎采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郊文翰多成其手主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曠答

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曹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練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曠曰何處有羊腸坂曠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

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潯東郡縣名皆曠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又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為著作郎適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曠與河南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瑯諸葛穎信都劉焯河朔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

感為煨燼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吟好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

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汗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沖玄恬神虛白食松餌木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

四百三十二字
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潯東郡縣名皆曠之議也奉詔作
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
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又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
之弒帝也引為著作郎適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
六十九曠與河南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
琊諸葛穎信都劉焯河朔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
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
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感為煨燼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吟肝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
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
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
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憇於至真
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
隆冬汗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
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
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
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
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
虛白飡松餌木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
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

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
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
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
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徃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
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
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
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
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
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
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

衣澹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然天仙飄然騰氣千
尋萬頃莫測其涯窮人欽承道風以歿良德素類遣使乎遠
此延真真不月... 延良德素類遣使乎遠
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
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恒化猶愴于懷
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擲餘衣詎藉
籠豆杖舄在爾可同俗法官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

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
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
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其靈

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
狀今柳詵爲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
遠知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水自給皆爲湯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瑤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
博覽群書特精三體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
詡時游太學博士房山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
誕一時朝彥相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贈學邀屈文詡遂
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
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
歸灌園爲業州郡類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

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

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因令持去經數

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

文詡毀書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要眚疾會醫者自言善禁

文詡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

文詡遽之因爲隱謂專之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

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不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

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

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

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畦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生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三此然文詡見傷無愠徐削志在沈冥不可親踈莫貴賤皆可謂之士矣崔廉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傳第七十六

北史六十八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